

国际诗坛



【诗人简介】伊迪特·伊蕾内·索德格朗 (Edith Irene Södergran, 1892–1923), 芬兰著名的瑞典语女诗人, 北欧文学史上最早的现代主义作家之一。索德格朗的诗歌创作深受法国象征主义、德国表现主义、俄国未来主义的影响。她一生出版了四部诗集, 31岁时死于肺结核和营养不良。她在世时没有获得读者和文学界的认可, 但是后来人们发现了她的作品的文学价值。现在, 索德格朗被认为是北欧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直到现在, 她仍然影响着许多诗人, 尤其是瑞典语诗歌作者。

索德格朗诗选

[芬兰]索德格朗 李 笠 译

白天变冷……

白天在天黑时变冷……
请喝我手上的温暖,
我的手流着春天的血液。

请抓住我的手, 请抓住我白皙的手臂,
抓住我瘦小肩膀的渴望……
这将是怎样的感觉,
一个夜晚, 一个像今天这样的夜晚,
你沉重的头颅倒向我的胸怀。

二
你把你爱情的红玫瑰
扔进我白色子宫——

我烫热的手紧紧地握住这玫瑰
 它很快枯缩成一团……
 啊，你目光冰冷的主宰者，
 我接受你递来的花冠，
 它把我的头压向我的心脏……

三

今天，我第一次见到了我的主人，
 我颤抖着很快认出了他。
 我感到他沉重的手压着我柔软的臂膀……
 我清脆的少女的笑声，
 我高昂的女人的自由在哪里？
 我感到他紧紧抱着我哆嗦的身子，
 我听到现实坚硬冰冷的声音
 在撞击我脆弱的、脆弱的梦。

四

你寻找花朵
 找到了果实。
 你寻找泉水
 找到了大海。
 你寻找女人
 找到了灵魂——
 你失望了。

我

在这片海水深深压着的世界里，
 我只是一个异乡人，
 太阳用弯曲的光束窥视，
 空气在我两手间飘浮。
 有人说我生来是囚徒——
 这里没有我熟悉的面孔。

难道我是一块被扔在这深底的石头？
 难道我是一颗枝杈承受不住的果实？
 我躺在飕飕作响的树下等待。
 啊，我怎样攀援这光滑的树身？
 摇摆的树冠在我的头顶上相聚，
 我想在那里坐下，眺望
 从我家乡的烟囱升起的炊烟。

现代女性

我不是女人。我是中性物。
 我是孩子，一页书，一项大胆的决定，
 我是猩红太阳一缕大笑的光芒……
 我是一张捕捉一切贪婪之鱼的网，
 我是一只装盛女人所有荣耀的碗，
 我是迈向偶然和毁灭的脚步，
 我是自由和自我的飞跃……
 我是男人耳中血液的低语，
 我是灵魂的高烧，肉体的渴望和拒绝，
 我是新天堂的人口标志。
 我是火焰，寻觅与放纵，
 我是一汪水，深得敢吞没膝盖，
 我是自由条件下以诚相待的水火……

朝着四面来风

没有一只鸟飞入我这隐蔽的角落，
 没有一只燕子给我带来思念，
 没有洁白的海鸥预言风暴……
 我在礁石的影子里守住我的狂野，
 准备逃离细微的响动，逼近的脚步……
 寂静和蓝是我那神圣的世界……

我有一扇为四面来风敞开的门。
 我有一扇朝东而开的金色大门——为那迟
 迟未到的
 爱情，
 我有一扇为日光而开的门，一扇为忧伤而
 开的门，
 我有一扇为死亡而开的门——它一直敞开着。



秋天最后的花朵

我是秋天最后的花朵。
 我曾在夏日的摇篮里摇荡。
 我曾守着监视北风的岗哨，
 红色的火焰
 在我苍白的脸上开放。

我是秋天最后的花朵。
 我是枯死的春天最年轻的种子。
 像春天那样死是多么的容易。
 我见过童话般晶蓝的海。
 我听过死去的夏日波动的心房。
 我的花萼只捧着死亡的种子。

我是秋天最后的花朵。
 我见过秋天深处星星的世界，
 我见过远方暖炉的光辉，
 走同样的路是多么容易，
 我要关闭死亡的大门。

我是秋天最后的花朵。

黑或者白

河流在桥下奔跑，
 鲜花在路旁闪烁，
 森林歌唱着向大地折腰。
 对于我
 不再有高低或黑白，
 自从我看见一个白衣女子
 躺在我爱人的怀中。

傍晚

我不想倾听森林述说的
 忧伤故事。
 低语仍在松林里回响，
 树叶的叹息仍在喧嚣，
 影子仍在阴郁的树干间移动。
 到大路上来吧，这里没人会来。
 傍晚在沉默的沟旁做着浅红的梦。
 路慢慢地跑着，路悄悄地上升，
 久久地回望落日的余晖。

明天会怎样

明天会怎样？也许不是你。
也许是另一个怀抱，一次新交往，
一种相似的痛苦……
我将带上我独有的信念离开你，
将作为你痛苦的一部分返回。
我将带着新策略从另一片天空走向你。
我将带着同样的目光从另一个星球走向你。
我将带着焕然一新的旧情走向你。
走向你，奇异、恶毒而忠贞，
迈着野兽在你心遥远的沙漠故乡行走的脚步。
你将徒劳地与我搏斗，
就像人与命运，与幸福和星相搏斗。
我将微笑，把线绕在我指上，
我将把你命运的小线团藏在我外衣的褶皱里。

我必须徒步穿越太阳系

在找到我红毛衣上第一根线头之前，
我必须徒步穿越
太阳系，
我预感到了这一点。
宇宙的某个角落悬挂着我的心，
火星从那里涌出，振动空气，
向其他狂放的心涌去。

大花园

我们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我们都是兄弟姐妹。
我们背着包裹，衣衫褴褛，
但与我们相比，权贵又有什么？
金钱不能衡量的财富
随清风向我们涌来。
我们人越高贵，
我们就越明白我们是兄弟姐妹。
我们只有付出自己的心灵，
才能赢得我们的同类。
如果我拥有一座大花园，
我会邀约我所有的兄妹。
他们每人都将从我这里带走一份贵重的礼物。
没有祖国，我们会成为一个民族。
我们要在花园四周修筑篱笆
隔绝来自尘世的喧嚣。
我们恬静的花园
将给人类带来一种崭新的生活。

一 生

星星是顽固不化的——
这一点我们谁都知道——
但我要在所有的蓝色波涛上，
在所有的灰色石头下寻找幸福。
倘若幸福永不到来，那又是何种生活？
一朵小小的睡莲在岸边枯萎，
是预感出卖了它？太阳西坠，
一阵波浪在岸上死去。

苍蝇在蜘蛛网上寻找什么？
 蜻蜓用自己一天的生命干了些什么？
 没有回答。只有抽缩的胸脯，
 两片僵死的翅膀。
 黑不会变白——
 但你能享受奋斗的喜悦。
 鲜花每天都会走出地狱。
 但有一天地狱会清空，天堂会关闭，
 一切静止不动——
 那时，除树叶皱褶里的蜻蜓尸体，一无所存。
 但没有人知道这些。

不存在的国家

我向往那不存在的国家，
 因为所有存在的我已厌倦求索。
 月亮用银白的符文
 为我描述那不存在的国家。
 那里，我们所有的愿望都会神奇地得到满足，
 那里，我们所有的枷锁都会脱落，
 那里，我们用月亮的露珠
 清凉我们焦烂的额头。
 我的生命是一个炙热的幻影，
 但一部分是我发现的，一部分是我真正赢
 得的——
 那条通往不存在的国家的路。
 在不存在的国家里，
 我心上人戴着火花飞溅的皇冠在走。



谁是我心上人？夜色沉沉，
 星星战栗，默不作声。
 谁是我心上人？他叫什么名字？
 天空高高地，高高地隆起。
 一个人类的孩子坠入无边的迷雾，
 找不到任何答复。
 但人类的孩子仅只是信念，
 她把手举得比所有的天空都高。
 于是响起一个应答：我是你所爱的人，你
 永远爱着的人。

责任编辑 赵 四